



张希征

情牵海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情牵海南

张希征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情 牵 海 南

Qingqian Hainan

张希征 编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字数：267,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3 插图：3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0

责任编辑：毕友言 责任校对：梵 也

封面设计：王 秋

统一书号：10158·816

定价：1.30元



作者小传 张希征，1935年秋生于北戴河。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文工团员。参加过辽沈、平津、华中南、海南岛战役。1952年冬于抗美援朝前线负伤，1953年转业到地方。

1979年出版过长篇小说《半岛烽烟》。并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若干篇。

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翌年选为鞍山市文联委员。

内 容 提 要

今天，一位老将军，携妻带女，重返海南岛，拜会生友，祭悼烈士。

昨天，在这天涯海角的地方，他和战友们接受了铁与血的洗礼，经历了舍生忘死的战斗，有过缠绵曲折的爱情。

书中描写有斗智攻心的侦察和谈判，人与毒虫猛兽的惊险搏斗，海啸山呼的大战和血肉横飞的白刃格杀，敌人的内讧和顽敌的绝望挣扎，也有情侣在战争岁月的悲欢离合，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和黎族同胞对子弟兵的厚意深情，还有海南的热带风物，“鹿回头”等美丽传说，椰林深处的喁喁私语，黎族青年对歌求偶和黎家姑娘“放寮”的风情……

目 次

楔子 又是开篇·····	1
一 漂上海南岛·····	9
二 “野人”母子·····	28
三 擒龙戈·····	51
四 海头镇上·····	74
五 两个女军医·····	89
六 苦笋伯雅烧寮·····	106
七 阿山与仔妹·····	128
八 先遣营突上敌岛·····	137
九 两支洞箫·····	150
十 黑夜抢寮房·····	168
十一 一支染血的箭·····	184
十二 印着血迹的山路·····	199
十三 恼人的瘴疟·····	218
十四 翠云草·····	235
十五 他犯下的错误·····	254
十六 洞箫声中·····	271
十七 返回海北·····	289
十八 容山鹰出山·····	309

十九	再渡海南前后·····	327
二十	杜鹃花丛里·····	346
二十一	他是为他而死的·····	361
二十二	华蓥岭上·····	375
二十三	五指山露出了微笑·····	389
尾 声	发生在三十年后·····	407

楔 子

又是开篇

浩淼的大海在机翼下面汹涌翻腾，浪涛拍击着海岸边的礁石丛，激起一片片黄色的、白色的浪花儿。海鸟在浪花间飞来飞去。

机舱里，坐在左侧第三排座席上的是省军区司令员符坚和他的妻子芦心芳，她是省军区医院院长。在他们后排的座席上，还坐着他们的女儿、青年作家符缅鹰。他们透过机窗朝下俯视着，脸上的表情是激动的，也是变幻的。

符坚和芦心芳，都是当年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先遣营的老战士。他们对机翼下出现的每一片椰林、每一块蔗田、每一条丘陵、每一道沟壑、每一组礁石，甚至对大海中每一个浪花儿，都觉得亲切，都能唤起他们对已逝岁月的追溯和怀念。

他们专程从祖国内地飞往海南岛，都怀着一种近乎朝圣般的感情。但对于符坚司令员来说，还绝不只是这种感情。他久久埋藏在自己心底中的夙愿就是要看看她，确切地说，他是要看看她的坟墓，那座埋葬在五指山中的坟墓！不知为什么，她虽然已经死去整整三十年了，可是他总觉得她还活着，只不过她长年沉睡在那里。随着年事不断增高，这种心

理，这种感情，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他，冲击着他非要回到海南岛不可，非要回到他阔别三十年的故乡不可！

对于他的妻子芦心芳院长来说，也绝不只是因为这是重返三十年前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是和自己的丈夫一样，凭吊那个人的坟墓，因为那个人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她呀！可是，在那之前，她对她，却有过怨恨，有过妒忌……

当然，他们还要探望与当年渡海先遣营有过联系的每一个迄今还活着的人；他们要赶到五指山中的黑熊岭下的烈士墓地，祭悼那些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同时，他们还要了却装在他们心中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桩心事，这也是此行的主要目的。

青年作家符缅甸，跟随父母这次海南之行，除了祭扫她的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婆母黎丹英烈士墓外，她要把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当年渡海先遣营进入五指山区这一光辉的战斗历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妈妈，”忽然，她回转头来，冲着芦心芳院长说，“这次临行之前，我特意跑到总参部向刘雨震伯伯做了一次采访……”

“噢，你向你刘伯伯做了采访？”

“刘伯伯可真有意思。他说，我和你年轻时一样有性格！”

“他说些什么？”

“他说你本来姓‘卢’，可你说这个姓太抽象，无生气，你非要在你的姓上加个草字头，改为姓‘芦’不可哩。”

“噢，连这个他都跟你说了。”芦心芳这才转回脸来，显然女儿的话，引起了她的兴趣。

“不光说这些，他还说你跟爸爸……”

“还说些什么？”芦心芳眼角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瞅着女儿的脸，一张幸福的招人喜欢的脸。

“刘伯伯还特意嘱咐我，当飞机飞越琼州海峡时，一定要注意看看海边那片礁石丛！”

“礁石丛？”这时，一直陷入沉思中的符坚司令员，猛地回头看了女儿一眼。

缅甸把脸转向机窗，用手指着机翼下面，问道：“爸爸，是不是伸向海里最高最大的那块？”

符坚司令员没有回答，顺着女儿的手势，透过机窗，朝着机尾方向望去。

飞机速度很慢。缅甸注意到父亲和母亲在感情上的变化。她一边继续朝机外俯视，一边说道：“刘伯伯对我说，我大军是一九五〇年元旦后进入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的。我爸爸做为全师海练副总指挥，不知有多少次登上那块大礁石，冲着海峡对岸，冲着巍峨的五指山张望啊！还有妈妈，当爸爸在那个可怕的飓风之夜和侦察兵的七号船一起失踪后，不知有多少次，一个人悄悄地坐在那块大礁石上，望着茫茫的大海落泪！”

女儿的话显然牵动了父母的心。他们都极目望去，啊，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在那片礁石丛中最前边那最高最大的一块，对，是它！是它！这一瞬间，符坚司令员仿佛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团长，身背那支

长年不离身的心爱的李简洞箫，面对着这浩瀚的大海，面对着这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心中装着对家乡的恩情，装着对十年前生活的怀念，装着对自己的未婚妻妹妹的哀思，久久地伫立在它的上面，凝望着海峡的彼岸啊！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阳光灼炙着他那张被海风吹成古铜色的脸，他多少次自叹道：“十年啦，整整十年啦，难道她真的死了吗？真的已不在人世？……”

这一瞬间，芦心芳院长也仿佛同时看到：一个年轻痴情的姑娘，望着那可怕的大海，望着那突然吞噬了自己心上人的大海，悄悄地流着泪！而那时，尽管他对她……

大海，汹涌澎湃的大海，在机翼下翻腾着。此刻，他们的脑海，更是在充满着痛苦的回忆中翻腾啊。他们慢慢地把目光从那片越来越模糊了的礁石丛移向机身的前方。那葱葱郁郁的琼岛，那影影绰绰的五指山峰，渐渐地进入他们的眼底。哦，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只能在记忆中再现了。可是那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昨天哪！

这海峡对岸，这雄伟的五指山，是他出生的地方。在那儿，曾有过他的童年的欢乐，青年的憧憬；在那儿，曾有过他的亲人和朋友；在那儿，曾有过他的爱情和仇恨……但所有这一切，早已成为过去，成为遥远的过去。三十年前，他做为一名解放军的团长，做为一名海南的儿子，怀着思乡的惆怅，怀着对亲人的思念，站在海峡北岸的礁石上，遥望着日夜思念的故乡，当时他是怎样的心情啊！

“爸爸，你在想什么呢？”

符坚司令员猛地从回忆中醒来，看了女儿一眼，说：“没，

我什么也没想。”

缅鹰笑了笑。她那双妩媚又善于洞察人的内心活动的眼睛，一直盯着符坚司令员的脸。忽然，她说：“爸爸，我公爹在病故之前，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起你和侦察兵们在海上失踪的情景，每次听了，我都有点儿心悸哩。”

符坚司令员心里一动，这使他猛然想起那个可怕的飓风袭击船队的黑夜……

他下意识地看了女儿一眼。哦哦，命运真难以捉摸呀。当年他的师长，那位已经长眠在八宝山公墓的方仲晖将军，竟然会跟他结成了亲家！是啊，是啊，转眼三十年，孩子们都长大了。那个五岁时失去母爱、目前正在国外留学的方军生，已经三十五岁了。他的女儿也……他看见缅鹰的眼睛里放射着远远超过创作热情的光辉，似乎受到了鼓舞，便声音缓慢地讲起了那个可怕的，他一生也永远不会忘却的黑夜……

狂风，暴雨，恶浪，吞噬了一切。大海疯狂地咆哮着。呜呜吼叫着的恶浪，冲向黑暗的雨空，冲击着难以控制的船队。他满身是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海水，呛得他透不过气来。他手拽篷脚绳，站在船板上。尽管狂风刮得他站不稳，暴雨打得他睁不开眼睛，他却一连三、四个小时，顽强地站在甲板上。浩瀚漆黑、恶浪滔天的海面上，他看不清行驶的船队，只能从那时隐时现、剧烈摇晃着的一盏盏微弱的联络灯光上，觉出船队在动。他知道：此刻几十条练兵船，就象一片片树叶儿，忽上忽下，忽东忽西，有的一下子被推上十几公尺高的浪峰，有的一下子被抛入十几公尺深的浪谷，全部

被吞噬在飓风之中，被吞噬在恶浪之中！这情景，就是最有经验的渔家，也要心惊胆寒啊！

“大——军——团——长！”

他闻声冷丁一回头，是船老大盘大龙。黑暗中，他看不见这位青年渔民的脸，但对方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他已感觉到那焦虑的心情！是啊，他的阿爸盘坚伯在家里不知怎么为儿子担心哩！

“快——埋——岸——吧！”①

“埋岸？”

“阿——爸——常——说，欺——山——不——欺——水，把——船——弯——了——吧！”

但是，他摇了摇头。这是一次全师规模的演习，师党委特意选择了这个暴风雨黑夜，是从实战出发呀。他何尝不想返航，他何尝不为船队担心。他尤其担心指挥船的安全，三位师首长都在那条船上。为了确保这次海练成功，他亲自率领作为基准船的师侦察排七号船，行驶在整个船队最前头。通过报话机手，他不时向船队发出：

“注意，前进方向左！”

“注意，基准船在左前方！”

年轻的报话机手，为了保持自己身体的平稳，将自己的腰部系在桅杆上，准确地传达着他的命令。

猛然间，一个恶浪劈上船舷，他身体跟着一翘起。就在这一瞬间，他习惯地伸手在自己后背上摸了一下，咦，洞箫呢？

① 埋岸：船家语，即靠岸。

哦哦，他想起来了，在临上船之前，他把那支心爱的李筒洞箫委托给患病的警卫员小李子了！一想到那支洞箫，他觉得眼前这不是在搞演习，而是真的发起登岛总攻，他是多么盼望那一天啊！他下决心，待海南岛一解放，他要走遍整个海南岛，爬遍整个黎母山脉，一定要找到他的仔妹！在他的心中，他总认为她没有死，没有死……

忽——哗！又一个滔天巨浪压过来，船尾同时传来一声异响，接着船身打起旋来了！坏了！船舵被恶浪打断了！

“我船脱离队列！”报话机手冲他喊道。

“注意联络！向指挥船报告！”

“是！”

这时，他觉出，船上的侦察兵们，都在焦虑地注视着他。他看不清谁在哪里，但还可以从那一个个模糊的身影，认出排长陆水江、副排长耶岩、一班长马志春、侦察兵杨亮、朱前等人。这些人，有的早就同他结下了友谊，有的虽然是海练时才认识的，但也给他很深的印象。他当过师侦察科副科长，因此，对侦察兵们格外有感情。舵断了，侦察兵们都明白，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猛地俯下身去，一把从报话员手里夺过送话器，刚要呼叫，耳机里响来了方仲晖师长气怏怏的声音：“符坚，你们为什么脱离船队？”

他正要报告，桅杆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连根折断了，那些系在甲板上的篷脚绳也一齐断裂，折落的篷帆一下子被风张起，拖着桅杆，拖着那名年轻的报话机手和报话机，腾向雨空，呜地一声朝着咆哮的大海里飞去！他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刚要伸手拉住那个报话机手，自己整个身体却被

一股强风卷起，朝着船舷抛去，他只觉嗡地一声，头重重地撞在船舷上，后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哎呀，爸爸你！……”女儿的惊叫声，使符坚司令员停止了讲述，看着女儿失态的神情，笑了。缅甸也跟着笑了。爸爸那次如果被飓风刮到大海里，早就没有今天了！但是，这情节太可怕了，她听了心里竟然怦怦跳个不停。半天，她见爸爸缄口不语，催促道：“后来呢？后来的情形怎么样？”

这当儿，一旁的芦心芳院长见丈夫面有倦色，对女儿说：“叫你爸爸歇歇吧，还要累死人不偿命吗？”

“噢，爸爸歇着吧，妈妈心疼了！”

芦心芳院长用指头捅了一下女儿的脑门，爱抚地嗔道：

“鬼丫头，净能耍贫嘴儿。”

缅甸格格一笑，便取出作家采访手册，迫不及待地上面写了起来。

漂上海南岛

飞机在海口降落后，特意赶来机场迎接他们的是市委书记洪石礁。阔别三十年的老战友故地重逢，真是别有一番情怀啊。他们先是相互从头上打量到脚下，又从脚下打量到头上，然后几乎同时张开双臂，几乎同时喊出：“老伙计！”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倒是对方先推开他，摇摇头，感慨地说：“老了，都老了！”

“五十几了？”符坚司令员问道。

“五十几？年已花甲，即将告老还乡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是啊，光阴似箭，转眼三十载！”说过这句话，洪石礁这才转向一旁正朝他微笑着的芦心芳院长，“哦，小芦医生，你好啊！我这样称呼你，更能唤起对三十年前的回忆哪！”

“你好啊，老洪同志！”

他们握过手。符坚司令员对女儿说：“缅甸，这位就是你洪伯伯，他是你未来的长篇小说中的重要人物！”

缅甸兴奋地喊了一声：“洪伯伯，我爸爸常常叨念起你。今天能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你高兴，伯伯可要痛苦了，我将会以国民党军官的形

象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呀！”洪石礁这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好，上车，先上宾馆，后去我家。”

“噢，书记要摆家庭便宴？”

“对，不光招待你们一家，还有几位。你们的电报一到，我就把他们请来了。”

“都是谁？”

“别急嘛，到时候管保你们都认识！”

午餐之后，稍作小憩，缅鹰走进了父母住的房间。老夫妻正谈论着什么，芦心芳院长一见女儿敲门进来，就笑着说：“你呀，就是这么个急性子，也不肯叫你爸爸歇歇。”

缅鹰笑着上前搂住母亲的脖子，说：“你们的眼睛告诉我，你们都处在兴奋之中。我就是立即走开，你们也不会休息呀，是不是，爸爸？”

符坚司令员笑了，他拉着女儿的手，叫她坐在一把藤椅上，问道：“不累吗？”

“不累，青年人就是比你们上了年纪的人强！”

“那好吧，我现在继续回答作家同志的采访。”

昏沉中，他听见有人在哭泣，有人在叹息，有人在发怒
.....

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想睁开眼睛，却未能睁开，发木的眼睑象被鱼胶沾在一起；他想挪动一下身体，也未能挪动，发硬的身体象灌了铅。哦，他忽然觉出自己的身体在摇动，在随着身底下硬梆梆的物体在摇动！他刚想翻身起来，一种昏沉的感觉又不可遏制地向他